

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前世今生



陈慧剑◎著 丰子恺◎插图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悲欣交集

纷纷纷纷纷纷

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迄今为止最权威、最真实、最震撼人心的弘一大师传记  
“弘学泰斗 佛门赤子”陈慧剑居士呕心沥血之作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悲欣交集——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前世今生/陈慧剑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ISBN 7-5613-3199-1

I. 悲… II. 陈… III. 李叔同 (1880—1942) —传记

IV. B949. 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3040 号

**图书代号: SK4N1325**

本书由台湾三民书局 (东大图书) 授权出版

**悲欣交集——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前世今生**

**作 者: 陈慧剑**

**责任编辑: 周 宏**

**特约编辑: 李 昭**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大灰狼工作室**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厂**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3199-1/B · 80**

**定 价: 38.00 元**

# 悲欣交集

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前世今生

陈慧剑 著 丰子恺 插图

悲欣交集



处事类○处难处之事愈宜宽，处难处之人愈宜厚，处至急之事愈宜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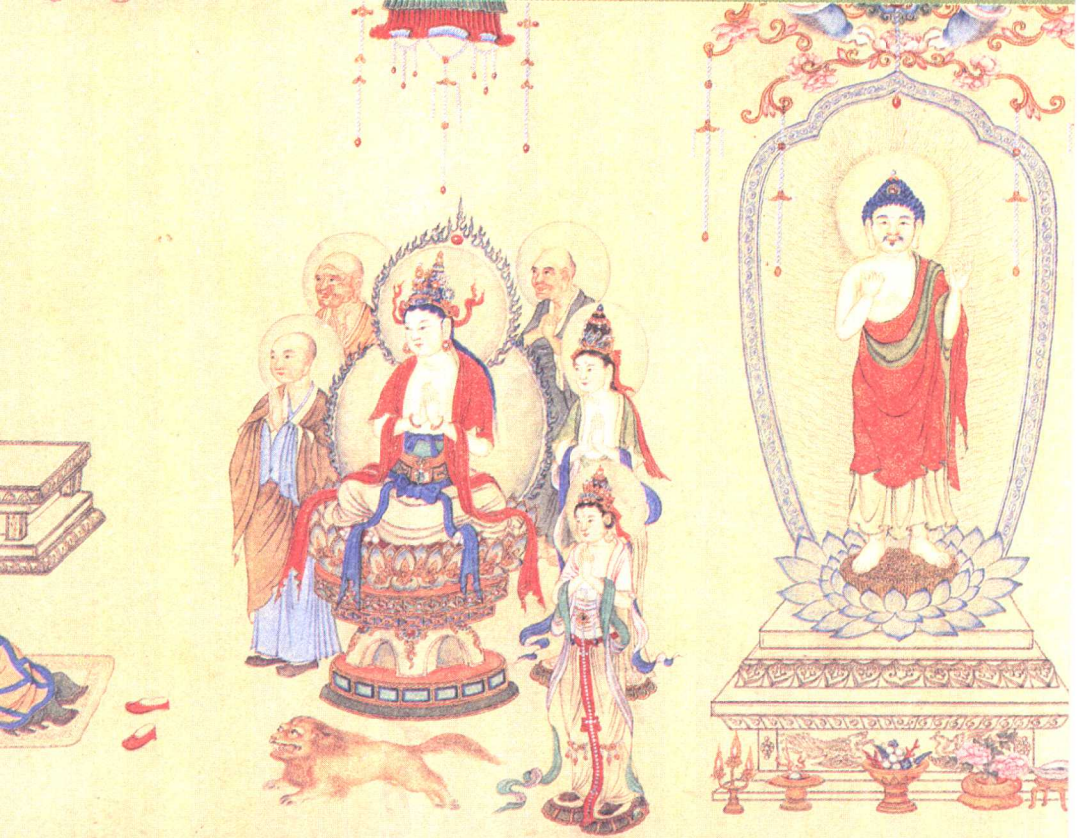
接物类○持己当从无过中求有过，非独进德，亦且免患。诗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惠吉类○明镜止水以澄心，泰山乔岳以立身，青天白日以应事，霁月光风以待人。

悖凶类○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

（一）谈玄说妙、修证次第，自以佛书最为详尽。而我等初学之人，持躬敦品、处世接物等法，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儒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适于初学。故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助焉。





## 格言别录

弘一大师修订

学问类○为善最乐，读书便佳。

存养类○自家有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养以养深。别人不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深厚以养大。

持躬类○富贵，怨之府也。才能，身之灾也。声名，谤之媒也。欢乐，悲之斩也。

敦品类○敦诗书，尚气节，揶取与，谨威仪，此惜名也。竞标榜，邀权贵，务骄致，习摸棱，此市名也。惜名者，静而休。市名者，躁而拙。辱身丧名，莫不由此。求名适所以坏名，名岂可市哉！

一言有益於己

便應著眼銘心

一言



梵僧觀世音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子澐





---

## 高山仰止

---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对于弘一大师一生而言，只有用诗经上这几句话，才能表达个人追思仰慕的心情。

当我写《弘一大师传》<sup>①</sup>到“空门”章，老友心澄法师，以所存《月刊》二四八到二五五期，全部送给我。原来，这八期刊物上，连载了刘心皇先生的“从艺术家李叔同到高僧弘一法师”这一长达十万字的文章，这篇文字，是中国文学界第一次用最多的工夫，收集弘一大师资料，组织成篇，叙述大师史实的作品！

这是一九六三年秋天的事。

在骤惊骤喜的感触下，我陆续地读完了全文，在心理上，把这篇文与我写的《大师传》作一对比；结果发现两者不同点是：刘先生的作品，是弘一大师既有文献的归纳、整理，在中国文艺之坛，重新提示弘一大师的成就，同时客观地托出一代高僧的精神境界；但无生活上的描写。

我的作品，则是纯文学的、生活的、思想的描写，从一个人生平行为着眼，并赋予人物生活方式的再现，务使读者有“身临其会”之感，但文学的写作，也需要全部生活史料为素材，再加上作者的想象、模拟等等。

因此，刘先生的作品是论述的，我的作品是表达的。读者同时读这两种作品，自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我与刘先生作品中有一点相同的：便是我们资料的收集大致相同。我的作品则因为是表达的，是传记文学形式，所以篇幅多得很多。但以刘先生来说，以一个佛教门外人能用这番工夫，整理高僧资料，殊令人敬佩不已！因为，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

---

①此为此书在台湾出版时的原书名，此次将简体版引进到大陆后，改书名为《悲欣交集——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前世今生》。——编辑注

包括缙素两界，像刘先生这样收集弘公资料，如此地丰富，这是少有的！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了。

这里，我还要一提的，便是除现有资料而外，佛教界的师友，也供给我一部分非常宝贵的材料，同时，当我在两个月以前，写完《大师传》本文之后，又陆续地完成了“弘一大师行谊大事年表”、“弘一大师写经研究”、“弘一大师书简研究”等三篇研究性的附录，其中以六万字的“书简研究”，费去了我最多的工夫，消耗我最多的精力，在反复探讨、搜查、求证的苦思遍寻后，始告完成。这篇文字，在佛学上虽没有重要价值，但就弘公生活史实研究而言，我已尽到了最大的心力，并求其书简的完美。因此，这三篇研究性的东西，在刘先生作品中未予安排。

复次，刘先生在其作品中说：他期望有人为弘一大师作“传”，并且他以为作传者，以丰子恺为最适当（当时刘先生并未发现我写的《弘一大师传》，已先他而发表了近十五万字）。刘先生的意思是——丰子恺先生与弘公的关系深，他承受了弘公最多的遗珍，了解弘公生前最多的轶闻，而丰子恺也具备了文学上的才华，因此，为弘公作传，舍丰子恺，别人甚难承当。这就写作“文学传记”言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读刘先生作品后，我的感触是：为弘公作传，论我的知识、器度、魄力、与弘公关系，都嫌不够；如果仅凭资料，是无法刻画入微的。写传记不同于作论文，如果写作内容太抽象，便注定要失败！

然而，不幸得很，当我还未能考虑到这些客观因素时，便于一九六一年元月尾在台中菩提精舍，已经大胆而不计成败地写下第一章。这样写下去，如何收场呢？我没有考虑到。而且，在本书脱稿之后，在历史上的功罪如何，也未能使我如临深渊！当写作过程中，我曾接触到佛教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并为素有修养的前辈所激励，他们对本书的欣喜之情，成为我写下去的动力！于是，我产生了一厢情愿的看法：我以为弘一大师一生，丰子恺先生虽了解得多，可是作传他已无能为力（这并非我故意菲薄），因为他的境遇不能使他为一位高僧作传。如果丰子恺不写，再遍数与弘公有渊源的人，其处境也与丰子恺相同。而李芳远在多年前，曾有心要写《弘一大师评传》，终因变乱，失去了写作的时机；只可惜的是，弘公老友夏丏尊，为弘公作传的条件更多于他的学生丰子恺，但是他于弘公圆寂五年后，也相继去世。这样，轮到佛门

中的师友，知弘公深者，也不乏人，但都以因缘逆阻，不能如愿。

弘公住世时，曾强调一“缘”字的重要。他说：“万事要随缘”，“菩萨度生，不度无缘之人”。我想，我与弘公，该有一段前定之缘！

我把刘心皇先生对于为弘公作传的意见，告诉心澄法师。他说：“丰子恺该写时他不写，李芳远可写时他不写，现在却等着你来写，这就是缘！”

同时，我有另一套想法：过若干年后，如果有人发愿为弘一大师作传，其条件将比现在更恶劣；而材料的收集也较现在更困难；那时与弘公有缘的前辈已日益凋零，而无人咨询。即是佛教界能出一位文豪，也无法像今天去弘一大师不远的时代，像我这样凭想象而“大胆妄为”。因此，与其留待后人臆测地写，便不如趁今天资料易集，有缘人尚在时，及早提笔。

我感觉，令一位哲人复活，除传记而外，别无他途。我写弘公生平的凭藉，除了一堆死的资料，便是以仅有的文学创作经验，依据经常所听到有关弘公思想、生活、性格的模式，像写文学作品一般，去表达大师的一生。基于这一理由，我不在乎做历史的罪人，而要求得心之所安！

就我所知，“林肯的传记”，在美国便有数十种之多，我们希望于将来，有更出色的人，写更出色的《弘一大师传》。我们推而广之，希望于将来，有更多的人，写文学的高僧传记。

此外，我要说说，我景仰弘一大师的经过。

早在三十年前，我还是个孩子，在朦胧的记忆中，家父、伯父、三叔，每从外地归来，在傍晚，兄弟三人便临时组成一个三人乐队，到祖母的房里去吹奏一番，有时吹到深更半夜，我在祖



母枕边入睡，但他们的乐曲还在我梦中萦绕。

我记得家父用的是箫，三叔是笛，大伯是笙、琴之类的古乐。他们合奏的，多是祖母爱听的“花弄影”、“三潭印月”、“落花流水”、“梅花三弄”、“送别”、“骊歌”……这些幽美的名曲。他们悠扬地吹奏起来，令人心弦舒畅，余音绕梁，根根毛孔，都有欲仙的意思。

尤其三叔那根笛子，吹了雨声像雨，吹了风声像风，吹了哭声，叫人流泪……并且在乐曲间歇时，祖母和大伯便讲故事，来调节音乐气氛。

那时候，别的我还听不出什么来，每当吹奏着“落花流水”、“送别”、“骊歌”，我便想哭。

“好时候，像水一般，不断地流；春来不久，要归去也，谁也不能留……”这是“落花流水”的开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送别”的两段词，吹奏起来，那种离愁别绪，令人心酸。

后来，我听家父闲谈中说：“送别”是李息霜所作，李息霜是谁？我茫然无知。

若干年后，我自己读书时，在音乐课上，又唱到这支曲子，谁知道，当二十多年后，我的妻子，平常爱好古典音乐，她爱唱的“春游”、“忆儿时”、“早秋”，又是李息霜先生的曲子。在台湾的中小学课堂，有些爱好古典乐的音乐教师，依然教李息霜先生谱的曲、作的歌。

李息霜是谁，依然无人知晓。如果不是我写《弘一大师传》，我的妻子还不知李叔同、李息霜便是弘一大师！

另外有一次，在我十多岁时，有一位大我十岁的表兄告诉我一个故事。这位表兄肚里装着不少诗词逸事，他教我背过许多首苏曼殊的情诗，纳兰性德的词，讲述陈独秀、李叔同、胡适之、吴稚晖、林语堂的轶事。

谈到李叔同，他说：“音乐家李叔同（也就是息霜），在杭州教书的时候，有一天他看破了红尘，到西湖灵隐寺去出家（其实，那是他说错了，弘公出家于‘虎跑寺’），有一位工友替他送行李，到了寺门口，李叔同先生便把袈裟一换，回头向那位工友作了个

揖，说：‘闻居士！你回去吧，我们就此分别，我出家啦！’

“谁知那位工友一看，李先生真的作了和尚，便放声大哭说：‘李先生出家，我也索性出了家，我也不回去啦！’

“‘你怎么能出家呢！’李先生说：‘你回去吧闻玉！我们再见！’

“‘我舍不得你！李先生，我要跟你出家！’闻玉嚎啕地说。

“结果，你猜如何？”我那位表兄说：“李叔同先生便真的带那位茶房出家为僧了！”

他说的可妙，他说：“从此他们云游天下，最后便成了佛了……”

这个故事，经过千万人，传了无数遍，才传到我耳朵里，多少已走了样子。但是李叔同先生的影子，却深入我的心灵，拂而不散。

后来，走进社会，由于知识渐广，见识加深，于是李叔同先生的影子，在我的心镜上，日益分明。等到这学佛的十五年过程里，使我了解，音乐家李叔同——息霜，便是我写的“弘一大师”。但是，直到如今，社会上唱他歌的人，已不尽其数，但知他是谁的人，却寥如晨星。

弘一大师，累成我心灵上的接天高峰，是由于下列三点：一、他性格的坚强、突出，但没有凡俗之见。二、他淡泊名利，但不愤世嫉俗，心情坦荡。三、他不顾生命，出家前献身于教育，出家后献身于佛道，胸中从无一个“我”字。在我三十多年的生命过程中，从未见过这样充满性灵光辉的人。弘一大师的住世，毋宁是人类神性的反射！虽然，古代的高僧都有他们巍巍的德性，然而高僧传与本人事迹，有许多竟过于神化，而不似弘一大师在多彩多姿的生命中，表现的却是“平淡”。“平淡”，是人生最难达的理境！

弘一大师法侣——广洽法师这样说：“衲虽亲近大师有年，但觉其语默动静，无非示教，固不敢以文字赞一词也！”

又说：“大师生平庄严示范，缄默凝重，身教重于文采，是故衲不敢妄赞一词！……”

从这几句话中，使我感到哲人的光华，乃是多生多劫以来德行的累积，生活在器世间的我们，是无法全部追及的。

然而，这刚好是平凡人一面心灵的明镜。我之崇拜大师，并不在他的音乐、诗词、书画，却在他的“生活艺术”。我个人学他

宁愿走了样，能学他生活中一点一滴也就满足了！我以为他的学佛境界，便是他的“生活艺术”。

至此而言，我写“弘公生平”，换句话说，便是学习大师“生活艺术”的一点结果。一个人内心生活，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因此，也常常被人误解；如果求其心安，也就是了。我们能以弘一大师这一面“德性之光”的镜子，时时反照自己，虽贩夫走卒何憾？

《大师传》的写作历程是三年。这部数十万字的作品，要说是我个人的创造，那是冒犯的。这其中我要感激过去许多前辈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大师文献。写作中，承如、仁恩法师，为我搜集素材；校改时瑞今、广洽、广义、传贯、元果诸上人先后提供参考资料，因此，就作品的精神言，我是述而不作的；《大师传》，是一袭千补百衲衣，使它成为法宝者，是以上诸多因缘，我个人只是一个缝工的角色地位！

在另一方面，就传记本身，应加以说明的：

弘一大师自出家后，对在俗时私生活，已避而不言。因为他曾发愿：“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有人问他，他也是笑而不答。但因此，却埋没了他前半生许多宝贵而正确的史料。亲者如丐尊、丰子恺、刘质平，我相信也未见得全知。因为弘公的性格是一贯的，并未因他出家与否而有所改变。他一生生活的转折，段落极为分明。那好像从海上跳到陆地，再从陆地走上飞机一样，对于世俗的看破、跳过、斩绝，在他是出乎自然；不如此，即不显弘一大师之为弘一大师。弘公虽前宗蕩益、后崇印光两师，但却不同于他们；而其分野尤其明澈！

我以为对于弘一大师的生平，任何人有意作传，所遭遇的困难，将和我同样多。这也许是他们不肯下笔的原因。

传中，使我困扰的，便是弘公出家前那段漫长的私人生活，那只是一堆并不统一的资料，几乎人云亦云。而弘公的留学生活，更是片段而又片段。六年的“上野”留学，仅仅用一个直线故事穿插，真是可惜！

从上野到上海，与弘公共缔十年生活的，是雪子夫人。然而，“雪子”只是我假设的代名。弘公在俗时的日籍夫人，一直无法查出真名实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不违背史实为原则，暂以“雪子”身份出现，这一点我深感歉疚。

为此，我曾遍查夏（丐尊）、丰（子恺）、刘（质平）……等弘公知友、学生的文字，也无法发现“雪子”的踪影。但不知弘公的兄长之子——李圣章居士昆弟，能否知道一些？由于弘公之少谈家事，使那一部分生活，成为秘蒙，就写传观点言，这是一种遗憾。

在弘公与夏丐尊函件往返中，我发现到“叶子”这个人，当时我很怀疑，是不是日本女性的名字？但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追寻结论。

在弘公史料中，竟有人说：弘公出家未取得“雪子”的同意，雪子到虎跑寺求见最后一面，弘公不见，雪子悲恸数日，最后回上海，送幼子至天津，然后返国回日本。这里有不确的地方。

据弘公自己在信中告诉郁智朗居士：他出家是得到家人充分同意的！因此，他劝郁智朗，不可在妻子反对下出走，要这样会招到恶果。弘公岂有妄言？所以我在文中写这一段是：弘公取得妻子同意后出家，至于雪子是否留有一子，又是否送到天津故居，也因资料不足而不作过详尽的描写。

弘公在我们这一代化导世间，他的史实尚且如此复杂、迷蒙、人云亦云，可见历史的人物，真实性的史实有几分可靠了？因此，写名人传记是煞费苦心的！

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期间关乎个人的修养问题。弘公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又说：“文艺应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两句话包括了文学上的真知灼见。没有器识的文人，写出的作品妄想传世，当然是不可能的！

基于一千个忠诚的愿望：《弘一大师传》在此一时代问世，我祈求着在世界每一个大学图书馆里，能见到它！让它为人类的灵魂，带来一副清凉剂，让弘一大师的光芒，烛照幽黯的人心。

陈慧剑 一九六四年·甲辰·旧历九月四日  
写于弘一大师圆寂二十二周年纪念日

高山仰止	1
降生	3
父死	9
出岫	15
南渡	23
本色	31
亲情	30
上野 (一)	47
上野 (二)	57
上野 (三)	69
转捩	81
悲歌	89
桃李	99
空灵	111
水月	127
永诀	139
空门 (一)	153
空门 (二)	167
空门 (三)	181
澄沉	195
圣品	209
前尘	223
龙象	237
晚晴	255
烟缘	267
白湖	281
法俗	297
悲杯	311
病厄	325
湛山	341
夕晖	355
栖隐	369
福林	383
晚钟	395
弘一大师行谊大事年表	409



## 目录



今日众来师已去 摩拏杨柳立多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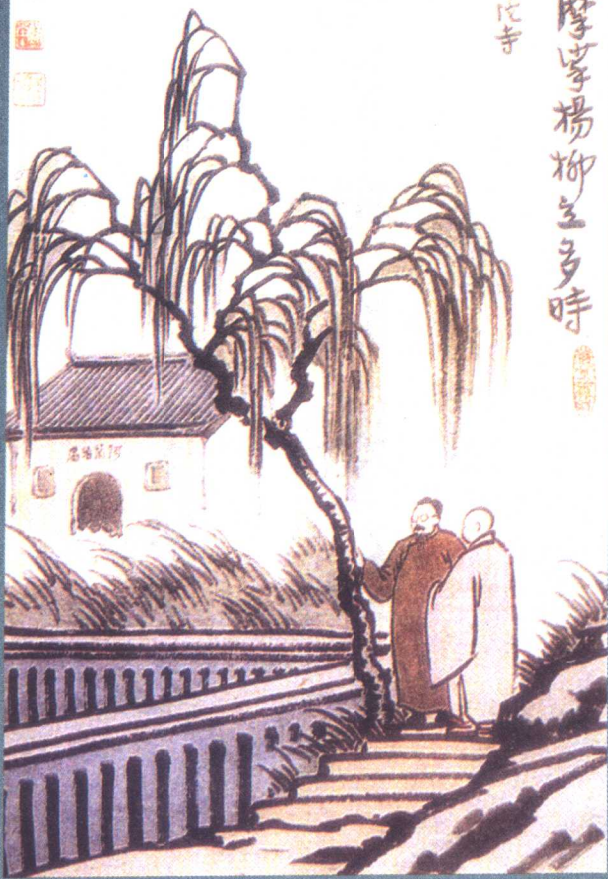
戊子年冬游厦门南普陀寺

廣洽上人示

弘一大師故居及多種楊柳

作畫志感即呈

上人忠存 豐子愷



今日众来师已去，摩拏杨柳立多时  
此图于丰子愷经厦门南普陀寺时见老师  
李叔同当年手植杨柳有感而作